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清代稿鈔本

第四二冊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

清代稿鈔本

第四二冊

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
中山大學圖書館

編

廣東省出版集團
廣東人民出版社

第四十二册目錄

香草齋文鈔	一
甲集	八
杜詩分纂	三九二
玉壺書屋存稿	四七一
知非堂未定稿	五〇九
守恕堂詩鈔	五四五

香草齋文鈔

甲集

番禺李邁庸旌渠

鈔本

香州齋文集

番禺李邁庸著
後學容肇祖題

李邁庸字旌渠番禺縣人為李光遠
之長子縣學生員光緒間歲貢番禺縣
續志卷二十謂為能古文。又卷三十一藝
文志著錄香草齋文甲集二卷續集一卷
乙集一卷三集一卷詩二卷。所著錄卷數
以此集澄之頗有異同此集續集缺
後半為可惜也。容肇祖題記
三十三年六月

光緒癸巳經與筵兄刪存舊藁編為一
集因再錄此副本以免遺失凡有改削正
副兩本均同 謹錄記

香草齋文集序

吾友桂渠茂才先師吏部李恢垣先生之哲嗣也。其辭其所為敬體文若干首，別為一編，藏之家久矣。今徇門弟子之請，將出而梓之。余命序於余，余自維譚隨，何足以言文，更何足以序桂渠之文哉。雖然，有不能已於言者。僕不敏，竊以謂古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，必湛深其思，而不徇時尚，又不自表襮，以戎戈聲華，不幸不遇而死，則其文不傳。若此類，不知凡幾。今之士，則不然，倣倖一得，輒梓其干祿之文，以為自銜自媒計。如居貨者，朝負販而夕取償焉。吾不知其何意也。矧吾粵自阮文達創設山堂，其特瓌士畸人如

始知嚮學，然經解詞章而外，以古文傳者可一二數。甲寅以後，迭兵燹，山堂之內，巾卷蕭然。一時搜巍科登顯仕者，趨於捷徑，而草茅蓬累，專攻帖括，即經史有用之學，猶且高閣束之。其他諸子百家，益可想矣。由中興以迄於今，學者戶誦家誦，波流俗靡，靡之風，似乎一變第問其所學，則曰持以售世，求其專心致志，以求於古人者，無聞也。然且扭於習尚，二三魁傑之士，率皆尚詞章，矜考據，為一切剽竊之學，居多。而於唐宋八家之淵源，以及國朝朝賦陽湖諸派，曾不一講焉。此吾粵古文之所以始終不競也。近科典試諸公，濶世俗之流浮務，以根柢取士，而士之矯枉過正，刻意

香草齋文集序

予以今年北走軍都，踰居庸，探明陵，沐浴湯泉，飲馬白河，乾桑汲玉泉，而煎之，馳騁盧龍之塞，跨滹河，東出榆關，濯足遼海，偶影碣石，然後摩芝罘，轉成山，入吳淞，折泖黃浦，渡浙江，泛西湖，訪孤山，步蘇白堤，陟南高峰，抄六和之塔，觀湖錢塘之江，凡天下可喜可駭，可玩可而味之景象，雖未歷其百之一二，而金石之所鑲，漢蒙回西番之所勒，古今忠臣孝子名宦烈士高人閨秀，迨流遊客之所揮灑，與夫列朝天章宸翰之所炳麟，照爛時一購採，動輒盈筐，於是廢吟詠，捐記序，與接為構，不以心稽，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。然嘗聞李君旌渠，洎其族昆與篋俱曰：人生不可無集，精神銳骨，隨卷藉以傳，又與旌渠交數十年，每見必詰予集，愧未有以應也。迺旌渠之集，則哀然厚數寸，十者十餘年於茲矣。客歲經與篋編定，屬弁言其上，予不文，辭以當熟讀，方能望文措一二語。今倦遊歸，與篋已逝，旌渠速予言，予又讀之月餘，不可以默，竊惟旌渠以名父之子，世其家學，陳蘭先生之序其先人恢垣先生集也，以為古律駢散俱長，又嘗序譚叔裕編修集，以為父子有集者，不數數觀，旌渠獨兼而有之，詢洵吾粵之珠胎，尤吾里之寶樹哉。夫文章一道，義法為宗，今之為上者，往往假經術以文，表言固不道足道

自餘非艱口澀古摹擬周秦諸子，剝其皮毛，則俚俗奄奄雜，方言
里語，亦濫登經世之編，以為樸而有用，甚或以中國華詞譯西事，
輯古書難字成文，而反攻中國詞章之學，是奚啻加粉黛於野人，
奚啻靈生於木而還食其木，一則其蔽也愚，一則詐而已矣。且夫
積習生常，因陋就簡，刺義託體最高，其為質鼎也亦最易，以空滑
為清真，平庸為正雅，俗之漸民久矣。其弊至不能掌書記，一旦改
絃更張，手足靡所措，嗚呼！古丈之不學，義法之不講，談經濟經不
可得而明，論史事史事不可得而斷，述掌故掌故不可得而詳，陳
時務時務不可得而切，寫性靈性靈不可得而顯，余悼乎此，故於

旌渠之義，法湛深，足以力挽時弊者，不敢不奉為典型也。不敢以動
輒盈篋者，槩東高閣也。況名山大川，長城雄關，名園古塚，巨海聖
湖，浮游溥覽而後得此，如歸宿於羅浮兩山，風雨離合，即使人有
終身焉，倘詳之志也。予用是益不能已於言。光緒戊戌七月愚弟
凌鶴書序

少承先訓竊志謬學古文，掇拾糟粕。人云亦云，知非忽屢，依然無聞。羅
隱十上素志，莫伸編排舊藁，敬帚自珍，聊付鈔胥，以存吾真。名山
不朽，豈伊易言。我用我法，且勿深論。

癸巳臘月旌渠居士自題於石門香草齋

香草齋文鈔甲集初編目錄

卷一

- 讀卷耳
- 讀衛風
- 讀王風
- 讀君子陽陽
- 讀鄭風
- 讀青青子衿

番禺李邁庸在梁

- 讀陳風
- 讀檜曹二風
- 讀幽風

卷三

- 秦孝公論
- 戰國游說論
- 蕭相如論
- 趙佗論
- 四皓論

卷二

- 讀風雨
- 讀齊風
- 讀甫田
- 讀魏風
- 讀蟋蟀
- 讀秦風
- 讀蒹葭
- 讀晨風

卷四

- 霍博陸侯論
- 竇武論
- 鄧艾論
- 謝安論
- 刪唐武宗不能定繼嗣論
- 唐宣宗論上
- 唐宣宗論中
- 唐宣宗論下

後唐莊宗論

卷五

書韓昌黎對禹問後

剛 書蘇明允權書漢高帝後

書蘇東坡秦論後

書蘇東坡范增論後

剛 再書蘇東坡范增論後

書蘇東坡鼂錯論後

書蘇東坡博陸侯論後

書蘇子由馮道論後

書曾南豐說苑目錄序後

卷七

書陳午亭漢高祖得天下之正論後

書陳午亭鄧禹馮異論後

書方望溪婦女貞烈傳序後

書袁簡齋蜀後主可比齊桓論後

書俞蔭甫晉文公論後

書俞蔭甫先穀論後

剛 書蘇東坡魏武帝論後

書蘇東坡諸葛武侯論後

剛 書蘇東坡答張文潛書後

卷六

書蘇子由六國論後

剛 書蘇子由漢昭帝論後

書蘇子由李固論後

書蘇子由羊祜論後

書蘇子由梁武帝論後

書俞蔭甫伯魯論後

卷八

書俞蔭甫屈原論後

書俞蔭甫秦始皇論後

書俞蔭甫淮陰侯論後

書俞蔭甫蜀漢非正統論後

書譚叔裕宋太宗論後

再書譚叔裕宋太宗論後

書霍去病傳後

卷九

香草齋時文初集自序

讀詩雜識序

半山園唱和詩序

怪文集序

贈陳幼華序

贈張拱三序

贈邱仲文序

贈家青城序

陳孝子傳

黎山人傳

刑 潘蘭坪先生傳

甘風子傳

黃節婦傳

刑 太學生李府君墓碣銘

刑 張府君墓表

黃蓮士墓碣銘

李母劉安人墓表

卷十

鄒氏生母吳太夫人五世同堂壽序

南村鄒族聯壽序

番禺續捐金山蓮樞記

擬廣州修城記

半山園記

重建白沙湖慈亭記

三和堂記

卷十一

刑 許孺人墓表

鄒雁初哀辭

讀君子陽陽

君子陽陽之詩。序云。因周旨哉言乎。彼中谷有推兔爰二詩。傷饑
饉之化。離憂于戈之擾攘。其顛連困苦之情。為可因矣。至於此詩。
第君子相招以祿仕。陽陽自得。而序亦以為因何哉。國家之大患。
匪一。惟君子不樂仕於其朝。而寧阨於下位。則其時之氣象可知。
夫士君子伏處山林。懷抱利器。苟其時主。至臣賢。驩然不欣。論說
無疑。彼君子者。上不獲坐明堂。經邦論道。下猶思取一障而乘之。
至事無可為。不得已而營薄祿。以匿其身。致等於抱關擊柝之流。
已可悲矣。況乎彼此相招。遠害全身。去之惟恐若浼。朝政之闕失。

生民之疾苦，與夫風俗之凋敝，無與挽回而補救，其為可憫孰甚焉。不特此也，君子退則小人進，由是盈朝之臣皆貪人敗類，內則病民，外則致寇，國事將不可問。詩人覩君子之見幾而作，俯首太息於特勢之無可如何，本悲憤之衷，發為歌詠，序原其心，故曰：閔也。今夫東遷之時，何時也？平王際此王之被禍之後，不能卧薪嘗胆，以雪乃父之仇，而復文武成康之境土，又偷安旦夕，不知委任忠良，一時如毳衣之大夫、采絲之直士，與子嗟子國諸賢，皆不獲行其志。彼執朝之君子，目擊時艱，欲挽狂瀾於既倒，則孤忠耿耿，上達無由，欲旅進旅退，而悲憤之思，又勃然發而不可忍，故翻然

變計相與優游末秩置理亂於不聞其志之高尚何如也。茲而詐
為為之孰令致之使之不約而同不謀而合遞相遺以招隱之書
若朝亡之不可一朝居如是易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者此其時與
宜詩人之沈吟抑塞憤鬱無聊默享其憂世之思於篇什也。昔孔
知不可為而為而於作者七人則慨然興歎傷周同道之孤而治
治之天下將無與共易也。詩人之寄慨有同情焉嗟夫當犬戎搆
亂宗社播遷之餘尚有眾賢足以輔治乃不以之興師問罪而任
其沈屈於下僚由是視之何代無賢患人主不^之用耳。君子是以
平王^知之罪擢髮難數也。序云因周抑何微而婉哉。

秦孝公論

賈誼大傳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闢周室內

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閉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

取西河之外後之論者以為秦之興自孝公始余謂秦之興始於

孝公其亡亦兆於孝公也蓋夫賢主之為國也利不百不變法故一

日之計常合數世而權之必使吾身之舉事子孫可世守而無斃弊

為國所以保世滋大者此也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盡變先王

之制又立信於徒木嚴刑以脅之尚首功而重公戰其所以立國

者盡出於挾詐非理之為沿及子孫習熟見聞以為仁義不必